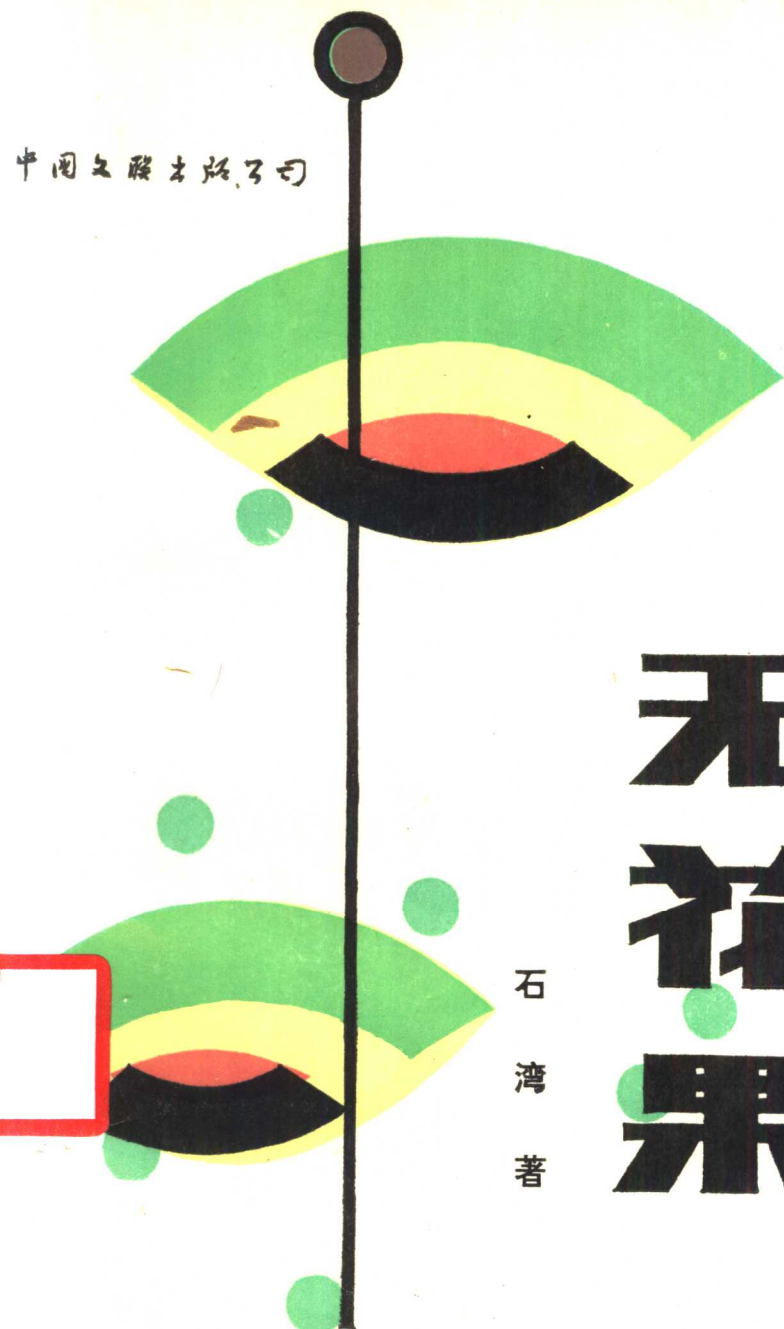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无花果

石
湾
著



无花果

石. 涛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无 花 果

石 湾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文 联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2插页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 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 4册

•
ISBN 7-5059-0652-6/I·424 定价：3.0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报告文学集。《无花果》描绘了这样的生活场景：“文化革命”中，“毛主席未发表的诗词”曾一度误传全国，而这些诗词中却有不少是出自一位无名小辈之手，这位才华横溢，后来在几个专业上都放射了光彩的青年因此而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维纳斯’的诞生》是一位女裸体模特的故事，“天生丽质”的小 M 为献身艺术辞职去当裸体模特，作者描写好的欢乐与痛苦，歌唱好心灵美与外形美的统一，鞭挞了封建意识。还有《一份充满爱的离婚报告》《千里共婵娟》等篇，均是发人深省的力作。

目 录

无花果.....	1
人生之乐.....	48
热 血.....	64
锦上添花.....	81
重金难换这颗心.....	93
青春的复苏.....	102
“维纳斯”的诞生.....	151
“面人刘”.....	173
奥琪，美的天使.....	181
前锋之歌.....	188
燕归来.....	201
教练的责任.....	219
世界冠军的启蒙老师.....	232
羽坛伴侣.....	240
真诚的结合.....	247
千里共婵娟.....	262

一份充满爱的“离婚报告”	282
“地矿状元”的最后闪光	
——《一份充满爱的离婚报告》续闻	289
后 记	301

无 花 果

他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光芒

“我宁愿结成无花果，也不愿只开一朵空花。”这是本文主人公陈明远的一句格言。陈明远，乃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奇特的、难得的科学人才。

陈明远的奇特，就在于他仿佛是一个无花果，未曾见他在青春岁月开出绚丽的花朵，而如今却在一个崭新的科学领域里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至于他的难得，在此则需多费一点笔墨。

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当陈明远还是个上海滩上的翩翩少年，他就啃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革命导师在论述欧洲文艺复兴、评价达·芬奇、阿尔勒莱希特·丢勒、马基雅弗利和路德等著名人物时所说的一段话，至今仍铭刻在他的心里：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时代。”“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光芒。”

“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分工所具

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但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45—446页）

五十年代初期，确实是我们共和国历史上一段令人依恋的美好年代。那时的陈明远，天真烂漫，满怀热情和理想，读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联想到他所处的时代，同样是一个需要和产生“巨人”的时代。他也想将来“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光芒”，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达·芬奇、阿尔勒莱希特·丢勒、马基雅弗利和路德……

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交叉，这是当今世界科学发展的一个潮流。毋庸讳言，与许多先进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原来是相当落后的。兼自然科学家与人文科学家于一身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因为，要想成为这样的人物，就必须有恩格斯所说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然而，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陈明远却居然实现了他长期为之奋斗的理想。1985年9月和1986年1月，他在《计算机语言处理》方面的两项发明创造专利，已由国家专利局公布。

这是两项了不起的发明。陈明远发明了一种可以将语言当场转换成文字的计算机。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演讲，经过语词处理机的操作和转换，可以立即在计算机上记录下他所

讲的文字来。他的发明成果，将会产生何等样的效率，这是不言而喻的。从事这项研究的，显然必须既是数学家，又是语言学家。是的，他确实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所提到的著名人物那样：掌握四五种语言，在几个专业上放射了光芒。

这样的科学人才，不是奇特而又难得的吗？

但，更为奇特和难得的是，陈明远还是一位诗人！

自然，他不是一位普通的诗人。尽管，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花名册上至今找不到陈明远的名字，但，大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读过他的诗。他的诗，曾经和毛主席诗词一起刊印，在动乱的神州大地上流传……

捅了个天大的漏子

我曾是个酷爱诗词并写过几首小诗的人。仁月不知肉味可以，一日不读诗便难忍难熬。回想“文革”狂飙袭来之时，中外古今的诗著均在扫荡之列。唯一可以吟诵的，就剩“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毛主席诗词。可是，当时公开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只有二十余首，少得可怜！于是，一听说他老人家还有不少诗词散佚民间，尚未发表，便四处寻觅、搜集，奉若至宝。大约是1966年国庆节前夕，一册《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传到了我所在的机关。这个油印本共收诗词二十四首，其中包括当时已被证实确系毛主席所作的《重上井冈山》和《八连颂》。因为“文革”本身，就是现代迷信的产物。此时，林彪和江青之流，已把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两报一刊”社论所引用的毛主席语录和诗词，全都用黑体标出。其用意，无非

是说：这些话“一句顶一万句”。而“天下无难事，只须肯登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便是在“两报一刊”社论里经常以黑体出现的、业已家喻户晓的名句。既然这两首是毛主席写的，那么，其余的二十二首，也完全有可能出自他老人家的手笔！不信，请看看这些句子：

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贯日长虹
应起舞，笑看人字出乾坤；

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狂魔让寸分。先辈回眸
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

似水柔情何足恋，堂堂铁打是英雄；

红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

愿耿耿丹心，耀如赤日；铮铮硬骨，强似苍松。

一往无前，万难不屈，偏向悬崖攀绝峰。仰头望，

把红旗高举，直上云中……

——这气派，这神韵，绝非凡人所有，与公开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何其相似！作为一个涉世未深的热血青年，我不仅信了，而且因为一笔字还不算拙笨，便在同事们的热情推举之下，刻写蜡版，亲手翻印了这本《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

《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当年究竟有多少种版本，恐怕谁也无法统计出精确的数字来。何况这些诗词一经流传，就纳入了“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范畴，且不说各种风行的“战报”常以黑体字引用这些诗词的句子，单是以这些诗词中的片言只语命名的各类造反派组织，诸如“开新

字”、“扫残云”、“战恶风”、“乐在天涯”、“赤遍环球”，就多如牛毛。不用说，人们所以如此热衷，无非是要表明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忠诚之心。而只要打着忠于毛主席的旗帜，就一定是革命的、一贯正确的和战无不胜的造反派。狂热外加迷信，天真更添愚昧，那个时代的风潮就是这样！

这一风潮席卷全国，连被人们誉为科学城的中关村也在劫难逃！

秋夜，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科技阅览室里灯火通明。由于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之初就代表党中央宣布，对自然科学工作者实行保护政策，因此，当北京城里到处都激荡着“造反有理”的喧嚣时，这座绿树掩映的研究大楼，总算还勉强维持着正常的工作秩序。此刻，几个年轻的科研人员正在认真翻阅卡片，查找资料，显得分外宁静。

忽然，两位刻蜡版的见习生在校对时发出了轻轻的吟哦之声：

《七律·雷电》

积云忽作闷雷声，雨弹光刀欲杀人。岂向瑶台寻幻梦，还从烈火识真金。几枝玉叶化灰蝶，再度铁梅成赤心。稳似泰山同携手，陶然一笑友情深。

《水调歌头·归舟迎日出》

星谱凯旋曲，水拉自由诗。琼花脚底飞舞，惊喜却痴迷……

这声音惊动了正在查阅资料的陈明远。他越听越觉得奇怪：噢，这不是我写的诗词么？

陈明远坐不住了。他站起身来，走到两位见习生身边，悄声问了一句：

“这是怎么回事儿？你们在翻印什么材料？”

“您瞧！这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未发表的诗词。刚由北京大学借来的。”一位见习生虔诚而又神秘地回答。

“这是毛主席未发表的诗词？不大象吧！”

“不象？若不是他老人家，谁能写得出色气势磅礴的光辉篇章？！”

面对这样不容置疑的反诘，陈明远不吭声了。他从衣袋里摸出一副浅度近视眼镜，仔细看了看那本从北京大学借来的《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他发现，竟有十来首是他近几年写的。

陈明远惊呆了！

诗言志。照例说，一个诗人的抒怀之作能受到读者的喜爱，就好比高山流水识知音，是件最为欣慰的事情。是啊，哪个诗人不喜欢听人传诵自己的诗篇呢！此时此地，陈明远冷不丁看到自己的诗词习作同神圣的毛主席诗词并列在一起，被人们交口称赞、顶礼膜拜……他的心惶恐得不由自主地颤栗起来。

这是他从来也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事情。他不知这是福还是祸，内心的感情复杂极了。怎么办？凭着对毛主席的忠诚，也凭着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求实精神，他在踟蹰了片刻之后，终于一板一眼地吐露了真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里面，有十来首是我写的。”

“是你写的？！”

“你写的？！”

“你？！”

.....

好象一声闷雷在室内爆炸，在场的人全都“嗖”地一声站了起来，向他投来了惊异的目光。

“是我写的，你们肯定是误会了！”陈明远发窘地重申。

误会了？究竟是我们误会了，还是你误会了？你陈明远，不是三年前从上海科技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来的实习研究员吗？你一向埋头“数理语言学”和“计算机信息处理”的研究探讨，从没有听说你爱好过文学呀！你也会写旧体诗词？敢同毛主席唱和？恐怕，什么叫诗，什么叫词，你都不懂吧！哼！不是你发了疯，那你也八成是个“新时代的狂人”！……

——“文化大革命”真个儿是“史无前例”，谁会想到出这样的奇人奇事呢！

人们怀疑陈明远发了疯。但他毕竟没有一点疯相。趁大家还没有琢磨出事情的严重性，他的两位好友一把将他拽到门外，紧张地问：

“明远，真是你写的？”

“是我写的。”陈明远一口咬定，神态很诚恳，“但却不是我自己传抄出去的。”

“怎么会有这样的怪事？”

“我也觉得非常奇怪。”

“这可不得了！你捅了一个天大的漏子！”

“天大的漏子？”陈明远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可不是吗！这《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到处都在翻印和传抄，这不等于假造了最高指示吗？”

“最高指示”四个字，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发明。其实，就是封建社会“圣旨”二字的翻版。陈明远一听这等于是假造了最高指示，急了：

“那怎么办呢？”

“唉！搞你的‘数理语言’不挺好么？谁让你写诗来着！走，咱们赶紧到科学院院部去。不立即向领导说明情况，将来，万一事闹大了，你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好吧！”

陈明远和这两位好友一起，连夜找到了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的滕秀文大姐。

此时，他已经冷静了下来，简明扼要地向滕大姐说明了他业余爱好写诗作词的情况。滕大姐早就知道陈明远是个才思敏捷的青年，很有一番抱负。她同情地望着他，想了一会，嘱咐他说：

“你应该把这些情况都如实写下来，一式几份，往上送。最好是呈送一份给周总理，科学院的工作目前直接归总理管。材料写好了，我来替你转送，你不用着急。但是，你今后可要特别谨慎小心。”

.....

当陈明远告别了滕大姐，和他的两位好友一起往回走时，已是半夜时分。北京的仲秋原本是一年中最为宜人的季节，也不知为什么，这一夜竟狂风突起，漫卷的沙尘直扑夜空，遮蔽了一轮秋月。陈明远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

真 伪 之 间

果然，等待陈明远的，是一场批斗的暴风骤雨。

当一些人从震惊中缓过劲来之后，他们愤慨了，感到神圣不可侵犯的毛主席诗词受到了亵渎！他们猜想这件事绝不会象陈明远说的那样简单，在他的身后，一定有黑手或者黑后台！他们决定挺身而出，誓死捍卫毛主席诗词！于是，一个叫得当当响的“捍卫团”拉起来了。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与“中央文革”取得联系，并向江青办公室作了汇报：“有个叫陈明远的家伙，伪造毛主席诗词！”

“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明远揪出来示众！”

——一张张触目惊心的大标语刷上了墙头。不用说，陈明远三字是颠倒过来写的，并且被打上了红×。“文革”中揪人从来是先戴帽定性，后斗倒批臭。这是造反派的拿手好戏。

“捍卫团”不只是用刷大标语的办法来造声势，而且还特意为陈明远准备了一块重达几十斤的由铁板和钢丝制成的示众牌。当他们挥舞着黑蛇一样的皮带，把陈明远押去游街和批斗的时候，在高呼口号的节目上，忽然迟疑了起来：是呼“陈明远伪造毛主席诗词罪该万死”，还是喊“打倒自称写作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的政治骗子陈明远”？他究竟是真的“伪造”了，还是一种自我吹嘘？他是想捞政治资本，还是想把水搅混？……一时间，难以断定。于是乎，来了个快刀斩乱麻，干脆就呼：“打倒陈明远！”反正，无论是什么罪名，都该把他“打倒”！不仅要“打倒”，还要踏上千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在把陈明远游街示众，并用皮带“教训”了他一顿之后，“捍卫团”便开始了所谓的“文斗”——隔离审讯。

“说！《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里真有你写的吗？”

“是，真有。”

“哪几首？你都指出来。”

陈明远显得很有底气。他从容不迫地把一本铅印的《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接过来，一一指出了他所作的十几首诗词的篇名，并且说：有些字句传抄错了。如“雄鹰”本作“小鹰”、“镇恶浪”应为“镇狂浪”之类。

“你扯什么谎！装得到挺象！谁不知道你是学数学的？你根本不会写什么诗词！告诉你，欺骗革命群众绝没有好下场！说，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快把你的黑后台交出来！”

听了一连串的责骂，陈明远觉得受了极大的污辱，嘴角露出了一丝轻蔑的微笑。他镇定自若地说：

“我过去写过很多诗词。这几首，不过是我前几年的习作，我自己并不满意。如果是真想叫人传抄，我完全可以拿出更好的诗词来。”

“你太狂妄了！告诉你，你想假冒诗人是办不到的！这里有毛笔和纸张，当场把你的‘得意之作’写出来给我们瞧瞧！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勇士们歇斯底里大发作。

“行，我写！”嘲笑声激怒了陈明远，他略一思忖，就挥笔写下一阙：

沁园春·咏石

璞玉一方，切磋无疵，磨砺发光。岂怡红公子，

命根惟系；梁山好汉，天道周行。烈火难融，狂风不倒，进出齐天大圣王。传千古，数几多宝库，龙窟云冈！

谁言铁石心肠？有热血沸腾涌满腔。任离合悲欢，不动声色，喜笑怒骂，皆为文章。上补青天，下填沧海，焚身裂骨自刚强。了此愿，亦不枉平生，非梦一场！

这阙《沁园春》，不仅是陈明远的得意之作，而且，还曾受到当代大诗人郭沫若的赞赏。书罢，陈明远真想回敬“捍卫团”的勇士们几句：“你们不是笑我根本不懂诗词吗？这总不是假冒的吧！不信，你们可以去问问我的老师——郭沫若！”

然而，陈明远终究还是把这几句话咽下去了。因为他知道，千万不能把郭老牵连进来。那样的话，问题就复杂化了。为了表示对这种非法审讯的愤恨，他决定不再说一句话，并以绝食进行抗议！

一连三天，陈明远没有吃东西。他昏沉沉、晕乎乎地斜卧在隔离室的旧沙发上，直觉得眼冒金星，天旋地转……

呵，这是在哪里？对了，是在首都剧场，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

骆宾王（念上官婉儿写的《彩书怨》）“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书中无别意，但怅久离居。”好诗！好诗！十四岁就能做出这样的诗！